

DOI:10.13805/j.cnki.2095-7009.2018.03.019

论稼轩词对屈赋的容受

——以《木兰花慢·中秋饮酒将旦》为发轫点

李博昊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文学院, 广东 珠海 519087)

【摘要】辛弃疾的《木兰花慢·中秋饮酒将旦》不仅形式上仿屈子之《天问》体赋,情感上亦同《天问》相通,对屈原人生经历的感喟与对其道德人格的推崇,使得稼轩甚喜化用屈子之赋,以此传达国家破败、壮志难酬的愤懑与度越流辈、安贫守道的高洁。

【关键词】辛弃疾;词;屈赋;情结

【中图分类号】I2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09(2018)03-0094-04

On Jiaxuan's Reception of Qu Yuan's Rhyme Prose in His Ci Poems

——Taking *Mu Lan Hua Man* as a Starting Point

LI Bo-h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uhai Campus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519087, China)

Abstract: Xin Qiji's *Mu Lan Hua Man* and Qu Yuan's *Tian Wen* is similar in form and emotion. Xin Qiji's sigh on Qu Yuan's experience as well as his respects on Qu Yuan's personality made his Ci poems so deeply influenced by Qu Yuan's rhyme prose that he applied Qu Yuan's rhyme prose in form to express his anger towards reality and show his noble personality.

Key words: Xin Qiji; Ci poem; Qu Yuan's Rhyme Prose; emotion

辛弃疾有《木兰花慢》,题前序言:“中秋饮酒将旦,客谓前人诗词有赋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问》体赋。”词曰: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

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虾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

《木兰花慢》是南宋较为流行的词牌,由五十五字的唐代教坊曲《木兰花》增字变化而成,该调乃是柳永翻演令词《木兰花》而制成的新声慢词。辛弃疾使用此词牌,仿楚辞之《天问》,填词一首。

上阕首句之“可怜”本有可爱之意,孟郊《婵娟篇》“月婵娟,真可怜”之语即是如此。但此句中,可怜带有一丝惆怅。因“向何处,去悠悠”,暗含无可归依的惘然。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言“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悠悠而去本即怅恍,况根本不知道该去往何所呢?下文之发问皆由此句而出。“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月亮难道是去了尚存的另一个人间,那里的人才会看到月亮的光影渐渐现于东方?还是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另一个人间,漫无边际的天空中只有孤清的月亮,为长风所吹送?“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言若真如此,那月亮的根究竟在哪里呢?是谁把无根的月亮系于天空?月亮这般孤寂,月中的姮

【收稿日期】2018-03-18

【作者简介】李博昊(1982—),女,吉林榆树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娥也很凄清吧？她为何不嫁？是谁留她在月中？

下阕言月亮这样幽幽而行，一定会沉入大海的吧？张九龄《望月怀远》言“海上生明月”，月亮从大海中孕育而生，也渐渐西沉至海。这样的情景让人何其担忧。因为那海中的长鲸，纵横捭阖，桀骜不羁，杜甫《饮中八仙歌》中“饮如长鲸吸百川”即表达了长鲸吞吐百川，写泄万壑的壮景。若如此，月亮中的琼楼玉宇，怎经得起这触天腾波，灌日高浪？月中的蟾蜍善水，或可躲过这骇人惊波，那玉兔不解水性，又将怎样海中求生？如若琼楼玉兔皆无恙，月亮为何渐变似钩？

辛弃疾此篇乃用《天问》体赋，《天问》为屈原所作，清人戴震言“问，难也。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疑之。”^[1] 东汉王逸言：“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2] 屈原“怫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3]，文中有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月亮具有什么品质，死去了又再生长？那究竟有什么好处，而抚育这个兔儿在怀里？^[4] 闻一多言此两句盖谓月中姮娥尝得西王母不死之药也，遂得以死而复生。又言月中白兔捣药，乃是月抚兔之益^[5]。辛弃疾此篇亦涉及月中蟾兔与姮娥，但所发之问却大不同，姮娥不嫁、玉兔忧水，全篇少有犀利之质问，多的是对玉殿琼楼及月中生命的忧愁与担心。而这正是辛弃疾对强敌环伺、四面楚歌的大宋王朝飘摇政局的泣血宵吟、扼腕长叹，遂借《天问》一体，传情达意。

二

靖康之难，宋室南迁。大宋王朝风雨飘摇，内忧外患。辛弃疾心系家国，无奈空有抱负、壮志难酬。稼轩此词，不仅形式上仿《天问》体，情感上亦同《天问》切合。屈子之《天问》悲愤隐忧，哀伤怆痛。东晋王嘉《拾遗记》载：“怀王好进奸雄，群贤逃越。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实以和桂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6] 东汉王逸言：“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僬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懣，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7] 屈原心系楚国，却遭小人

谗害，见逐于君。其借问天而抒发内心之怫郁愤懣，希望君王能知古察今，奋发蹈厉。

辛弃疾的人生与屈原之经历有相似处，稼轩力主抗金，在《美芹十论》《九议》中，皆提出御敌之策，但他“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7]，屡屡遭到弹劾排挤，一生壮志未酬。其对于屈原充满了推崇之意，屈子之《离骚》，更令稼轩欣赏。辛弃疾《生查子·独游西岩》有“夜夜入清溪，听读离骚去”，《满江红·山居即事》有“细读离骚还痛饮，饱看修竹何妨肉”，《喜迁莺·赵晋臣敷文赋芙蓉词见寿，用韵为谢》有“千古离骚文字，芳至今犹未歇”，《水调歌头·赋松菊堂》有“手把离骚读遍”，《踏莎行》（弄影阑干）有“窗前且把离骚读”，《和傅岩叟梅花二首》有“灵均恨不与同时，欲把幽香赠一枝。堪离骚文字不，当年何事未相知。”《雨中花慢》（旧雨常来）有“怪新来却见，文反离骚，诗发秦州”。然《离骚》中“皇天无私阿”的理想、“举贤而授能”的愿望，都为“灵修之数化”所伤，故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孤愤、“哀众芳之芜秽”的无奈、“恐美人之迟暮”的感喟。这种情感，在稼轩词中得到了呼应。辛弃疾的故里济南曾为金国所占领，稼轩深知沦陷区人民的苦难，胸怀恢复中原之志，但朝廷只图苟安，甚至通过纳币、奉表、割地等手段求和，大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态势。而稼轩二十三岁时生擒张安国，将其斩首示众于临安，不仅展示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更表现了他的智勇双全、高风亮节。洪迈《稼轩记》盛赞此事“壮声英概，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8]。晚年的辛弃疾曾作《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纪念此事：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
燕兵夜娖银胡觥，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言语中虽含传达出少年时的豪情，但辛弃疾的御敌之策皆不曾得到君王赏识，他怀才不遇、忧伤愤懣，词中更多的是韶华逝去，英雄无用的感喟。这种“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悲凉与屈子之“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隔空共鸣。倘若宋王朝决意收复失地，情势或真可如刘克庄《稼轩集序》所言：“以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壮之时，行其说而尽其才，虽未封狼居胥，岂遂置中原于度外哉！”^[9]

三

辛弃疾伤山河之破碎,哀民生之多艰,仰屈子之高洁,其词中用屈赋之体并非个案。其《水龙吟·听兮清佩琼瑶些》亦是典型范例。《水龙吟·听兮清佩琼瑶些》题前有序“用‘些语’再题瓢泉,歌以饮客,声韵甚谐,客皆为之酹”。沈括《梦溪笔谈》言:“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屈原的《招魂》即是如此。稼轩之词借用了《招魂》的结构,为词史首见,被杨慎《词品》评为“小词中《离骚》”^[10]。词曰:

听兮清佩琼瑶些。明兮镜秋毫些。
君无去些,流昏涨腻,生蓬蒿些。虎豹甘人,渴而饮汝,宁猿猱些。大而流江海,覆舟如芥,君无助,狂涛些。路险兮山高些。块予独处无聊些。冬槽春盎,归来为我,制松醪些。其外芳芬,团龙片凤,煮云膏些。古人兮既往,嗟予之乐,乐箪瓢些。

词中招瓢泉之魂实乃招自身之魂,表现出不慕名利、高洁自好、安贫守道的傲岸人格。或许是经历有似、心意相通,稼轩词中时常提到屈子之《招魂》:《阮郎归·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有“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贺新郎·赋水仙》有“弦断招魂无人赋,但金杯的皪银台润”;《沁园春·戊申岁,奏邸忽腾报谓余以病挂冠,因赋此》有“山中友,试高吟楚些,重与招魂”。也许《招魂》中的“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正是辛弃疾面对疮痍家园时的心理感受吧!

辛弃疾《山鬼谣》前有序言:“雨岩有石,状怪甚,取《离骚》《九歌》,名曰‘山鬼’,因赋《摸鱼儿》改今名。”词曰:

问何年、此山来此?西风落日无语。
看君似是羲皇上,直作太初名汝。溪上路,算只有、红尘不到今犹古。一杯谁举?举我醉呼君,崔嵬未起,山鸟覆杯去。

须记取:昨夜龙湫风雨,门前石浪掀舞。四更山鬼吹灯啸,惊倒世间儿女。依约处,还问我:清游杖履公良苦。神交心许。待万里携君,鞭笞鸾凤,诵我《远游》赋。

词中借屈赋中的“山鬼”指称雨岩之石,词人

与“山鬼”神交心许,情意相通,愿与之腾驾鸾凤,云游万里。词末《远游》为楚辞之篇目,词中大有“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意。

辛弃疾亦常化用屈赋之句。《水调歌头·壬子被召端仁相饯席上作》言: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

其中“滋兰”三句,出自屈原《离骚》之“余既滋兰之九畹,又树蕙之百亩”“朝饮木兰之堕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门外”句,出自《楚辞·渔父》之“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悲莫悲”句,则语出《楚辞·九歌·少司命》之“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新相识”。传递出决不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尘埃之志。

《蝶恋花·月下醉书雨岩石浪》言:

九畹芳菲兰佩好。空谷无人,自怨蛾眉巧。宝瑟冷冷千古调,朱丝弦断知音少。冉冉年华吾自老。水满汀洲,何处寻芳草?唤起湘累歌未了,石龙舞罢松风晓。

全词分别使用《离骚》之“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扈江离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传达出仕途失意、知音难觅的忧伤,而此亦是对屈原“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的追慕赞颂。

类似实例在稼轩词中俯拾即是。《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有“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化用《离骚》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春兰和秋菊则出自《九歌·礼魂》的“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千年调·开山径得石壁,因名曰苍壁,出望外,意天之所赐邪,喜而赋之》“左手把青霓,右手挟明月。吾使丰隆先导,叫开阊阖。周游上下,径入寥天一。览县平声圃,万斛泉,千丈石。钧天广乐,燕我瑶之席。帝饮予觞甚乐,赐汝苍壁。嶙峋突兀,正在一丘壑。余马怀仆夫悲,下恍惚。”化用《离骚》之“吾令帝阊开关兮,倚阊阖而

望予”“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醉翁操》之“人心与吾兮谁同。湛湛千里之江。上有枫”化用《抽思》之“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与《招魂》之“湛湛江水兮上有枫”。《临江仙》之“今宵成独醉，却笑众人醒”化用《渔父》之“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水龙吟》之“倩何人问与：‘雷鸣瓦釜，甚黄钟哑？’”化用《卜居》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洞仙歌》之“还自喜：濯发沧浪依旧”化用《渔父》之“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刘克庄曾于《辛稼轩集序》盛赞辛弃疾“大声鞳鞳，小声铿鍠，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9]，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亦称颂他“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11]。辛弃疾有《水调歌头·赋松菊堂》，词言

渊明最爱菊，三径也栽松。何人收拾，千载风味此山中。手把《离骚》读遍，自扫落英餐罢，杖屦晓霜浓。皎皎太独立，更插万芙蓉。

水潺湲，云瀟洞，石龛嵒。素琴浊酒，唤客端有古人风。却怪青山能巧，政尔横看成岭，转面已成峰。诗句得活法，日月有新工。

作为词坛的行家里手，辛弃疾承江西诗派之“活法”，脱胎换骨、点铁成金，其化用屈赋传情达意，妥帖蕴藉、臻于至境。其曾在《水龙吟》（老来曾识渊明）中用“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来赞美陶渊明，千载以降，此或亦是对稼轩的允洽评说。

【参考文献】

- [1]（清）戴震.屈原赋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23.
- [2]（汉）王逸.楚辞章句[M].长沙：岳麓书社，1989：82.
- [3]赵瑞蕪.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43.
- [4]林庚.天问论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0.
- [5]闻一多.天问疏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11.
- [6]（晋）王嘉.拾遗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235.
- [7]（宋）辛弃疾.辛弃疾全集汇编点校[M].武汉：崇文书局，2013：299.
- [8]章培恒，陈振鹏.古文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1484.
- [9]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2.
- [10]岳淑珍.杨慎词品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135.
- [11]（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20.

[责任编辑：韩括]